

世界小说名作故事宝库

传记卷



目 录

- D—
 大卫·科波菲尔…………… [英国]狄更斯(1)
- E—
 儿子与情人…………… [英国]劳伦斯(58)
- G—
 篝火…………… [日本]川端康成(85)
- H—
 胡利娅姨妈与作家…………… [秘鲁]巴尔加斯·略萨(101)
- J—
 简·爱…………… [英国]夏洛蒂·勃朗特(118)
- M—
 马丁·伊登…………… [美国]杰克·伦敦(136)
- N—
 女仆的儿子…………… [瑞典]斯特林堡(153)
- Q—
 情人…………… [法国]玛格丽特·杜拉斯(189)
- R—
 人性的枷锁…………… [英国]威廉·萨姆塞特·毛姆(199)

S—

- 少年维特的烦恼…………… [德国]歌德(216)
诉讼…………… [奥地利]弗兰茨·卡夫卡(235)

T—

- “天才”…………… [美国]德莱塞(255)
天使,望故乡…………… [美国]汤玛斯·伍尔夫(273)
童年·少年·青年…………… [俄国]列·托尔斯泰(331)

X—

- 昔日一少年…………… [法国]莫里亚克(347)
小东西…………… [法国]阿尔丰斯·都德(354)

Y—

- 永别了,武器…………… [美国]厄纳斯特·海明威(373)
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…………… [爱尔兰]乔伊斯(392)
一个世纪儿的忏悔…………… [法国]缪塞(404)

Z—

- 在轮下…………… [德国]赫尔曼·黑塞(414)
追忆似水年华…………… [法国]M·普鲁斯特(431)

大卫·科波菲尔

[英国] 狄更斯

我出生在一个星期五夜间的十二点钟。据接生的护士及街坊邻里的老人说，在这个不祥时辰生出来的孩子，命里注定是会终生倒霉，而且会遇到鬼神的。我之所以在这个倒霉时间出世，可以说同我姨婆的突然而来，不是没有关系的。

我的姨婆叫贝西小姐。她年轻时曾经嫁过一个既年轻又漂亮的丈夫，后来脾气不合，分居了。她在海滨的一个小村子，置了一幢房子，过着与世隔绝的独身生活。

我姨婆本来很疼爱我爸爸。但她不赞成我爹妈的亲事。为了这事，她同我父亲伤了感情，断了来往。

话说那个星期五的下午，怀着身孕的母亲靠在壁炉旁，正在感怀身世，我的姨婆突然来了，直把我母亲吓了一跳。

我母亲只知道姨婆的名字，从来没见过她是什么样子。现在，她忽然来了，免不了又喜又惊，放声痛哭，哭到伤心处，竟然晕了过去。

我姨婆又是劝慰，又叫佣人送茶来给我母亲提神，好容易使我母亲安静下来。后来，她俩一起谈到我们的房子、我已经去世

的父亲以及即将临盆的婴儿。我姨婆说，她已经得到先兆，知道生下来的一定是个女孩子。

到了掌灯时分，我家的老佣人辟果提发觉母亲可能要生产，急忙派人请来医生、护士，张罗着分娩的事情。直到夜间十二点钟，当当的钟声和呱呱的啼声，同时响了起来。

我姨婆听到生下来的是一个男孩，登时一言不发，把帽子歪戴在头上，转脸就走了出去，头也不回。这就是我来到人间时的情景。

自从我懂得记事以来，那最早出现的印象当中，有两个形象我是永远也忘记不了的。一个是我妈妈，头发秀美，体态仍旧和少女一样。另一个是我的保姆辟果提，身段粗壮，眼睛乌黑，面颊红得像苹果一样。此外，我记得，家里有一个厨房，两个客厅，还有一个很大的后花园，里面种有数也数不清的果树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母亲到一个街坊家里消磨时间去了，剩下我和辟果提在家。我给她念关于鳄鱼的故事；她呢，飞快地做着针线活儿。我念着念着，忽然想起了一些奇怪的话题来问她，我说：“辟果提，你结过婚吗？”

我的问题将她吓了一跳。然后，她把眼光从我身上移开，用听起来很冷淡的声音回答我说：“我从来没有结过婚，也不想结婚。”

我正怀疑她是不是生气了。谁知她张开双臂把我紧紧地抱住，亲着我的头发，说：“你最好再给我念一念鳄鱼书。”这时，花园的门铃却响了起来，我母亲回来了。跟她在一起的，还有一位绅士，黑头发、黑连鬓胡子，名叫摩德斯通先生。上一个星期天，他曾经跟我们一道上礼堂。

我很不高兴见到这个人，但是他似乎毫不介意。他和颜悦色地唤我做“可爱的孩子”，“我的好孩子”，一再亲昵地同我说“再

见”。当他走到花园转弯的地方，我看见他用不吉利的黑眼睛对我们看了最后一眼。

我和母亲一块儿回到客厅。我母亲兴致很好地低声唱起歌来。辟果提像水桶一样，直挺挺地站在屋子的中央，同我母亲谈话。

她们说着说着，我躺在椅子上竟然睡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在朦朦胧胧中醒了过来，看到母亲同辟果提两个人都在一面流泪，一面谈话。只听到辟果提十分激动地说：“绝不该找他这样的人。”

一个秋天的早晨，我跟妈妈正在花园里散步，摩德斯通先生骑着马儿来了。当我被打发到楼上去梳妆打扮的时候，摩德斯通先生跟我母亲却在蔷薇围篱外慢悠悠地踱来踱去。

我记得，辟果提偷偷地看到这种情景之后，脾气突然间变得异常的暴躁。她使劲地梳刷我的头发，连发路也弄错了。

这件事过去两个月以后的一天晚上，我母亲外出了。辟果提同我在壁炉前闲坐着。后来，她像哄孩子似的问我，喜欢不喜欢同她一道到雅茅斯去探亲。她告诉我：那里有海，有大船和小船，有渔人，有石子，还有她的侄儿海穆可以和我一齐玩耍，她的哥哥非常有趣。

听她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叫人开心的事，我可高兴啦，不过，我担心妈妈不同意我们去。辟果提却跟我打赌，说保证她会答应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妈妈一听到我们有这个要求，马上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一去就同快乐的家庭永别了。回想起当时我急于离家的情景，至今仍深深地感到难过。

我们坐着马车到雅茅斯去。穿过雅茅斯的街道，在一家酒店门前停下来。辟果提的侄儿海穆在那里等候我们已经多时了。

随着海穆行走，我们来到一片沉闷呆板的荒滩。那里有一个

像船一样的东西，那就是海穆的家——这个家，其实是一艘搁浅在陆地上的大驳船。

辟果提把我带到那条船的尾舱，打开了一个小门，把我睡觉的地方指给我看。那是一间精致的小巧的卧房，十分舒适、有趣。

入夜以后，我随着辟果提一一拜见了主人们。当我见到满身毛茸茸、满脸笑嘻嘻的彪形大汉时，果然不出我的所料，他就是辟果提的哥哥——这个家的主人辟果提先生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随辟果提先生的外甥女小爱弥丽到海滨拾贝壳。她告诉我，海是残忍的，她怕海。她亲眼看过一条大船被海浪撕裂成碎片。我们走到很远的地方，收集到满口袋的贝壳和石子，然后回来吃早餐。

此后我们时常到海滩散步。我越来越喜欢小爱弥丽了。小爱弥丽说她也十分喜欢我。于是，我们形影不离，相亲相爱。当然，这仅仅是单纯的、真挚的、美好的一对孩子之间的友爱。

两星期快活的时光，不知不觉地溜过去了。当我坐车离家越来越远的时候，要见到我母亲的心情也越来越迫切。

我们到家的时间已过了晌午。我家的门打开了！我满以为可以扑进妈妈的怀里。谁知道，来接我的却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佣人。登时，我感到一阵阴沉沉、冷飕飕的恶风，迎面向我吹来，一直吹到心底里。

辟果提领着我走到客厅，去参见我的母亲，我妈一看见我，立即放下手工，急急忙忙然而怯生生地站了起来。坐在她旁边的摩德斯通先生，几乎同时发出声音，告诫我母亲要镇静，要克制自己，永远克制自己！于是，我母亲往日待我的那种亲昵的热情，被那告诫的声音吓跑了。她轻轻地拍我的肩膀，亲了我一下，便坐下来继续做她的手工。这时候，我不敢看我母亲，也不能看着摩德斯通先生。因为我十分清楚，他正盯着我们母子俩。我转脸

看着窗外，只见凛冽的寒风当中，摇曳着一些垂着头的小草。这时候，摩德斯通先生伸出手来，将我一只肩膀抓住，同时对我母亲说：“亲爱的，你先到下面去吧，我同大卫等一会儿就要一同下来。”

我母亲顺从地离开了。摩德斯通先生登时把脸一沉，劈头劈脑斥责辟果提：为什么不称呼我母亲做摩德斯通太太？直把她骂得一句话也不敢说，只是不安地看着我，退到室外去。

屋里就剩下我和摩德斯通两个。他先把房门关上，命我站立在他面前，跟着一手将我抓住，瞪着我说：“大卫，假若我要对付一匹不听话的马，你猜我会怎么办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我揍它。”

我似乎听到他的牙齿咯咯作响，呼吸变得更加短促了。

在这通训斥之后，我被押着走出客厅。他带着胜利者的姿态对我母亲说：“克拉拉，这孩子从今以后会很听话的。”

晚饭后，摩德斯通的姐姐也赶来了。仅过了一夜，她就将家里的钥匙统统收为己有，不容我母亲过问。一切家务事情都由她姐弟俩说了算。

在我上学之前，由妈妈教我读书。过去，我很喜欢读书，学得也很快。自从摩德斯通两姐弟来了，把学习作为整我以及整我母亲的机会，读书便成了我们莫大的苦难了。最后，他们要送我离伦敦不远的一所学校去。

当我离家时，我母亲忍着泪水，给我祝福。于是那匹瘦马懒洋洋地举起马蹄，拖着我慢慢地启程了。

经过昼夜的行程，我们来到目的地——萨伦学堂。学堂四面被很高的砖墙围起来，样子极为沉闷。教师麦尔先生带着我到教室去走了一圈。所谓教室，不过是空落、冷清清的地方，空洞洞看

不见什么教学用具，静悄悄的找不到一个人。每天，我同麦尔先生，在一间空荡荡的长饭堂里吃饭，在冷漠漠的课室里工作。直到晚上七八点钟，当我走进空无人迹的卧室睡觉时，那里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人，以及我那可怜的身世。

约摸过了一个月，萨伦学堂的克里古尔校长回来了。老师和同学们陆续也回来了，第一个回校的同学名叫特拉德尔。接着班长斯提福兹和别的同学也回来了。斯提福兹长得很英俊，至少比我大六岁。就寝时，斯提福兹向我道晚安，说他今后要照顾我。我十分感激地向他道谢。

学校在第二天正式开课。我记得，本来是乱哄哄的课堂突然间变得死一般寂静，我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原来是克里古尔校长进来了。

他像传说中的巨人，站在门口虎视眈眈地查看他的俘虏。克里古尔校长所以吓得大家鸦雀无声，是由于他的揍人的本领，他以打人为乐事。接着他给学生训话。他要求大家重新注意功课，否则，莫怪他棍棒无情，给大家留下永远擦不掉的伤痕。

在我们这群可怜的小贼罪者当中，特拉德尔是最最不幸的一个。半年来，他每天没有停止过挨棍子，唯一例外的是有一个星期一，那天放假，他两只手仅仅挨了一顿戒尺。特拉德尔是最悲惨的，也是最讲义气，最勇敢的。有一次，斯提福兹在教堂中笑起来，教堂司仪以为是特拉德尔在捣蛋，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将他押解出去，拘留了好多个钟头。但是他矢口不供出谁是真正的罪犯。特拉德尔曾经为了这类事情多次受苦，同时又博得同学们的尊敬。

斯提福兹同我的友谊在不断地增长。他每天为我讲解算术和难做的作业，我每天给他讲故事。他晚上睡得很迟，早晨醒得很早。在早晚之间，我得一本一本地给他讲故事。这样讲了几个

月，我成了宿舍里的活宝，在同学中间小有名气。由于这小小的虚荣心，我要力求上进，加上斯提福兹的帮助，我有了明显的进步。麦尔先生一直是喜欢我的，他给了我多方面的帮助，使我一想起来就衷心感谢。

学校生活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。放假的日子终于来了，我搭上开往雅茅斯的邮车，回家了。

来接我的车夫巴吉斯，与我和我们家相当熟悉，所以上车我便向他问好，告诉他我已经给辟果提写了信，转达了他的口信。赶车人似乎不大高兴，冷淡地说，他还没得到答复。我问他是不是让我去跟她说？巴吉斯缓缓地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假如你愿意，你可以告诉她，‘巴吉斯在等待她的答复’。她或许会问：‘答复什么呀？’那时候，你就说，‘巴吉斯愿意呀。’”

不久，我回到久别了的故居。巴吉斯帮助我把行李放在花园里，就走了。我沿着小路径，轻轻地向着自己的家门走去，生怕碰到摩德斯通先生和小姐的阴沉的面孔。

客厅里，只见母亲靠近火炉旁，正在给一个婴孩喂奶，轻轻地对他唱着儿歌。

我的突然出现，使她吃了一惊，高兴得叫了起来。她走过半个房间来迎接我，跪在地上来亲我，把我的头搂到她怀里，挨近偎在她胸前那个小婴孩，将他的手举到我的唇边。

母亲抚摸着我说：“他是你的弟弟呀，大卫，我的好孩子！我的可怜的孩子！”接着她搂着我的脖子，把我亲了又亲。这时候，辟果提进来了，咕咚一声跟我们坐在地上，一块儿疯狂了有一刻钟之久。

摩德斯通先生和小姐大概外出访友去了，在入夜之前不会回家。于是我们三个又能不受惊忧地在火炉旁吃饭。我只觉得，好像旧日的时光又回来了。

我在吃饭的时候，将巴吉斯先生的心事告诉辟果提。她没有让我把话说完，就用围裙蒙在脸上，“哈哈”地笑起来。

我母亲问她是什么事？她笑得更加厉害了，母亲想把围裙拉开，她倒蒙得更紧，仿佛她的头是被装进了一条口袋里似的。

后来，她禁不住我母亲的追问，才说：“哦，那个该死的想同我结婚哩。”

我母亲笑着说：“那倒会是一段美好的姻缘啊！”

在说笑当中，我注意到，我母亲的模样儿同从前不一样了：她的面容依然很好看，但是显出忧伤的样子。她的手是那么瘦。她的神色变得烦躁和慌张。她虽然面带笑容，却是格外严肃、格外悬心地听着辟果提的谈话，到后来，她把手伸出来，亲热地拉住辟果提的手，说：“亲爱的辟果提，你一时还不会去嫁人吧？”

“我？不会，不会——永远不会。”辟果提激动地叫道。我母亲握住她的手，温柔地要求辟果提不要离开自己，说：“辟果提，陪着我吧，我没有多少日子好活了。”

“你想我会离开你么？你就是打死我，我也不会呀。我要陪着你，直到我变成一个老婆子，一点用处也没有了，那时我就去我的大卫那里，求他收留我。”

我马上告诉辟果提，我一定使她像女王一样受到欢迎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走进客厅吃早餐的时候，看见摩德斯通先生背着身站在壁炉前，摩德斯通小姐去预备菜，登时心里感到不安。我进屋的时候，那位先生目不转睛地盯着我，没有任何打招呼的表示。

我同摩德斯通小姐打招呼、问好。她一面叹气，一面问我假期有多长，从什么时候算起？听了我的回答以后，她立即在日历上记上日期，每天早晨以完全相同的态度画去一天。直到第十天，她还是闷闷不乐地画着，但是假期进入两个数字的时候，她

变得有了希望的样子，时间更向前进，她简直快活起来了。

我度过了一个极不愉快的假期，两个摩德斯通都不喜欢我。有一回，我从母亲的膝上，小心翼翼地把小弟弟抱到怀里，摩德斯通小姐看见了，竟然发出吓死人的尖叫声，一个箭步扑到我跟前，把小弟弟抢了过去。跟着对我庄严地下了一道命令：不许我以任何借口再碰小娃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母亲永远是受罪的；她不敢同我讲话，不敢对我表示慈爱。否则，她就会得罪那姐弟两人，事后还要挨一顿训斥；她更害怕我有一言一行得罪他们，所以只要我一动，她就惴惴不安地观察他们的眼色。

因此，我决定尽可能地躲着他们。我常常坐在那毫无乐趣的卧室里，披着小外套，一面看书，一面数着教堂打钟。夜间，我常常到厨房去，跟辟果提在一起。要是跟两个摩德斯通同处一室的时候，我就沉默不语。

我的假期，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迟迟而去，终于在一天早晨，摩德斯通小姐说：“今天可到了最后一天了！”

巴吉斯先生又在大门前出现，我吻过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弟，当时我非常难过。我这个难过，并不是要离家远去，而是因为我们中间存在着一条鸿沟，我们两个每天都被分隔在两边。

我就是这样失去了妈妈。后来我在梦中常常见到她——怀里抱着我的小弟弟，站在大门前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

我回到萨伦学堂大约两个月左右，有一天早餐以后，门卫沙普行生来课室通知我去见克里古尔校长。登时我心神不安地走出课室，来到客厅。在那里，克里古尔校长正在吃早餐，校长太太拿着一封开了口的信。她把我领到一张沙发前面，坐在我旁边，说：“孩子，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。”

我恳切地盯着她。

校长太太停了一会儿接着说：“说起来很难受。我今天早晨

听说，你妈妈病得很重呢。”

一层迷雾，在校长太太和我之间升起。烫人的眼泪，跟着流到了我的脸颊。

“她病得很危险呢，”她又添了一句。

我完全知道她要说什么了。

“她不在了。”

我已经是广大世界中的一个孤儿了。校长太太叫我整天留在她那儿，我于是哭倦了睡，睡醒了又哭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离开萨伦学堂。夜行车慢吞吞地走了一夜，第二天早晨，我还没有跨进家门，守候在那里的辟果提就将我抱住，扶进屋里。她一看见我，就忍不住放声大哭，不过她很快就控制住自己，悄悄地说话，轻轻地走路，生怕死者受到惊忧会苏醒似的。

在客厅，我看见摩德斯通先生正坐在火炉前面，一味无声地掉眼泪，默默地想心事。摩德斯通小姐在写字台上忙着写东西，料理事情。

过了几天便是出殡的日子。钟声开始响了，摩德斯通先生，邻居们，还有我，围着墓穴站立。在传教士的祷声中，在呜咽声中，坟坑填上了土，一切完了，我们回去了。

我母亲出殡的日子刚刚过去，摩德斯通小姐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雇辟果提。辟果提决定，先到雅茅斯她哥哥处暂住。摩德斯通小姐允许我跟辟果提同行。我们还是坐巴吉斯先生的马车。巴吉斯先生对辟果提很有礼貌，但是讲话很少。我们的旅程即将结束了，他把我叫到一边，秘密地点着头对我说：

“你知道谁在愿意？巴吉斯愿意，只有巴吉斯呀！”

这时，辟果提走过来将我叫走。我们一道穿过街道，辟果提问我巴吉斯说了些什么。后来她悄悄地问我：“大卫，假如我要结

婚，你会怎样想呢？”

“嫁给巴吉斯吗？好，这是好事情。巴吉斯有马车，不用花费一文钱，就能送你来看我，而且准能来到。”

辟果提听了很高兴，称赞我有见识。我们在路上说说笑笑，一直笑到辟果提先生的船形屋映入眼帘为止。

辟果提先生的家一切依然如故，只是看不见小爱弥丽，我到沙滩徘徊，也找不到她的影子。她上学去了，这使我非常失望。

不久，她回来了。她变得更动人，比已往更使我着迷。……我在这里作客的日子快完了，那时候，他们才说，巴吉斯和辟果提要一同出外去作一次假日旅行，叫小爱弥丽和我跟他们作伴。我们首先去的地方是教堂。巴吉斯先生把马系好，就同辟果提进教堂去，把小爱弥丽和我留在马车上。过了好一会儿他们才从教堂回来。

在路上，巴吉斯先生向我挤了一个眼色，说道：

“我过去在车篷上写了谁的名字？克拉拉·辟果提。现在呢，应该是克拉拉·辟果提·巴吉斯了！”随之而来的，是哄然大笑，笑得车厢都震动起来。

他们在教堂举行了婚礼。

在辟果提婚后不久，我就回了家，陷进了我一生中最阴暗的阶段。摩德斯通先生嫌恶我，冷淡我，使我像一个陌生人似的孤零零地在屋里过日子。那真是度日如年啊！我曾经想过：哪怕是最严厉的学校，我也心甘情愿去受苦，总比在这里活着强。

有一天，摩德斯通先生把我唤进客厅，去跟一个叫做奎宁先生的人认识，说奎宁先生答应将我带到伦敦摩德斯通—格林伯公司做事。

我很清楚，他们的目的是要赶走我。我来不及更多的思考，第二天，就随同奎宁先生坐上驶向伦敦的邮车，——一个孤苦伶

仃的孩子，缠着一条黑纱，带着装进一个小箱子里的全部财产，走向前途茫茫的世界！

于是，我刚刚十岁那年，就进了货栈，当上一名小苦力。

摩德斯通—格林伯公司同各式人等都有交易，不过最大宗的生意，是向邮船供应葡萄酒和烈酒。货栈里堆满着空瓶子。他们雇用一批大人和小孩，把完全无疵的瓶子拣出来，洗刷干净，再给装满酒的瓶子贴上标签，配上软木塞儿，打上烙印，最后，将酒瓶装到桶里去。这就是我要干的活儿。

在那里做工的孩子，连我计算在内，一共四个。我在货栈的一个角落做工。那里正对着账房，奎宁先生可以时时刻刻监视着我。但我已经拿定主意要逃走了——到我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——我姨婆贝西小姐那儿，把我的遭遇对她说。

在一个周末的晚上，我逃走了。晓行夜宿，我辛苦地走了一整天之后，在我母校萨伦学堂附近的一个草垛堆上，度过了孤寂难忘的第一个夜晚。第二天我走了二十三英里，为了在路上有钱购买食物，我决定将外衣卖掉。

我逃出伦敦的第六天，终于踏上了斗佛的街道，那时候，我的脸、脖子和手，都成了浆果一样的紫色了；我从头到脚，全叫尘土和粉末弄成一身白，好像刚从石灰窑里出来似的。我从渔民、马车夫中间，在商店、杂货店等处，打听我姨婆的消息。终于，我碰到了我姨婆的女佣人，由她带我走进我姨婆的院子。

那时候，我姨婆正在花园里忙着。我这个不速之客的突然出现，只得到她的一声吆喝：“去！去！这里不许小孩子进来！”

我本来半点勇气都没有了，这时却豁了出去，悄悄地进了园子，站在她身边，用手指去碰她。

“对不起，小姐。”我开口说。

她吓了一跳，抬起头来。

“对不起，姨婆！我就是你的侄孙儿。”

“哎呀，我的天！”我姨婆说，同时哧地一下坐在园子的小路上。

“我就是大卫·科波菲尔。我妈妈去世以后，没有人理我，没有人教我，要我自己养活自己，叫我干不该让我干的活。所以我就逃了，逃到你这儿来了。从上路那天起，我就没在床上睡过一觉。”我说到这儿，完全忍不住了，用手指了指我身上褴褛的样子，叫我姨婆看，跟着就大哭起来。

我姨婆在极为惊讶之外，连忙给我服了一些茴香水、色拉子油等提神的東西。过了一些时候，她拉铃了，吩咐女仆人珍妮将狄克先生请来。

狄克先生看起来有点儿傻里傻气。

“狄克先生，”我姨婆说，“你记得我对你提过大卫·科波菲尔吧？”

“大卫·科波菲尔？”狄克先生说，他的样子，据我看来，好像并不大记得似的。“大卫·科波菲尔？哦，不错。一点不错。”

“好啦。”我姨婆说，“这就是他的儿子，小大卫·科波菲尔。我现在要问你的问题是：我该对他怎么办才好？”

“你对他怎么办才好？”狄克先生有气无力地说，同时直挠脑袋，茫然地看着我。我忽然灵机一动，琢磨出一个主意来，急忙说：“给他洗一个澡！”

“珍妮，”我姨婆满心得意，但却不动声色地转过身去说，“狄克先生给我们指出正当的办法。烧洗澡水去！”

洗澡是一种大享受。洗澡以后，姨婆和珍妮给我穿上狄克先生的衬衫和裤子，并用两三条披巾把我扎成一捆，不久，我就倒在沙发上睡着了。

在我醒过来不久，我们一同吃烤鸡和布丁。我焦灼地想要知

道，姨婆将要把我怎么办。但是，吃饭的时候，她却一声不吭，只是偶尔看看我，叹一声：“我的天！”

吃饭以后，我姨婆把狄克先生请了来，跟她一起倾听我诉说自己的遭遇。在我叙述的过程中，她不住地咒骂，骂摩德斯通和他的姐姐。

吃完了茶点，我姨婆带着严肃的神情举着食指对狄克先生说：“你看这孩子，现在要把他怎么办？”

“哦，我看应当让他去睡觉。”狄克先生说。

我姨婆很满意地吩咐珍妮：“就照狄克先生的办法，假如床已经预备好，我们就送他去睡觉。”

我被带去睡觉。她们离开我的房间的时候，从门外上了锁。这大概是姨婆疑心我有逃走的习惯，预先采取警戒步骤，把我安全地保管起来。

我和狄克先生不久就成了最要好的朋友，我们经常一块儿到外面去放风筝。他每日伏案书写他的呈文，不过，他写一点就丢开了，所以，他的呈文永远没有写完的一天。我和狄克先生的友情与日俱增，姨婆也给我讲了有关狄克先生的情况：狄克先生是她的一房远亲，他的哥哥不喜欢他在住宅附近露面，曾经想把他送到疯人院去，后来姨婆向他哥哥提了意见，希望狄克先生搬来跟她同住。从此狄克先生就留在这里。姨婆说，纵使狄克先生的脾气多少有一点古怪，但是他是世上最友好、最听话的人，并且能给我很宝贵的忠告。

一天晚上，姨婆对我说道：“大卫，我们不应该忘记你的学业，送你到坎特布雷去上学，好不好？”

我回答说，到那里去上学真是太好了，因为那地方离姨婆家那样近。

第二天早晨，狄克先生和我坐着马车，来到一座充满学术空